

董康 (1867—1947)

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曾任清朝刑部主事、郎中，法律馆总纂、提调等职，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工作。自1914年起，先后任北洋政府法律编修会副会长兼署大理院院长、法制编纂馆馆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董康东游日记

董君南 著
整理

董 康
王君南 著
整理

董康东游日记

游
託全躋雲世依光智
能自杼目
在善體人

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康东游日记/董康著;王君南整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
ISBN 978 - 7 - 208 - 15229 - 8

I. ①董… II. ①董… ②王… III. ①日记—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4271 号

责任编辑 邵 冲

封面设计 严克勤

美术编辑 陈 茵

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

董康东游日记

董 康 著 王君南 整理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66,0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5229 - 8 / K · 2752

定 价 58.00 元

点校说明

《董康东游日记》又叫《书舶庸谭》，是董康的一部游日日记。董康，同治六年（1867）生，江苏武进人。字授经，又字绶经、授金，自署诵芬室主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历任法律馆提调、刑部主事、大理院候补推丞。宣统三年（1911），赴日本留学，学习法律。民国后，历任法律编修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全国选举资格审查厅厅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辞职，赴欧美考察实业。十五年（1926）十二月，因政潮波及，避居日本。翌年五月回国后，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法科大学教授。民国二十一年（1932）起，历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伪华北国民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会员等职。抗战胜利后，曾被国民政府通缉，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卒于北京，终年八十岁。董康喜欢诗词，精通法律，家富藏书并兼治版本目录之学。所著除《书舶庸谭》外，尚有《课花庵词》《曲目韵编》《词曲丛刊》《秋审制度》《中国法制史讲演录》《集成刑事证据法》《嘉业堂书目》（稿本）等，辑有《千秋绝艳图》《诵芬室丛刊》等书，并曾与王国维、吴梅等校订《曲海总目提要》。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舶庸谭》有四卷本和九卷本两个系统。九卷本是在四卷本的基础上赓续而成。四卷本是董康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至十六年(1927)五月避居日本时所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董康应日本中国法制研究会之邀，赴日本讲学，是行成日记三卷，即五至七卷。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月，日本东京汤岛孔子圣堂落成，日本斯文会邀请董康参加落成典礼，董康又有日本之游，又成日记一卷，即第八卷。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董康携玉姬赴日本避暑，再续成日记一卷，即第九卷。四次东游，共成日记九卷，此即我们今天所见之九卷本《书舶庸谭》了。

这九卷日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日记记载了董康在日本的访书过程，记录了董康在日本所见到的汉籍珍版图书。董康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自幼耽心古籍，而日本之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又藏有大量汉籍珍版图书。董康在日本期间，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而其访书的重点有三：一是手抄本，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二是宋元旧椠；三是民间戏曲小说。每观一书，董康则详记版式，存其题识，踪其渊源，使读者在七厄之余目睹异域所藏汉籍之概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康对民间戏曲小说的访求为功甚巨，故胡适称之为“近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见四卷本胡序)。从日本访书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九卷日记的价值：它是继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之后的又一部巨著，并开启孙楷第等专访通俗小说之先河。

其次，日记中记载了董康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名流的交往。日本自古就是我国的友好邻邦，在日本，有许多热心中国文化、精通中国文化的人。董康游日期间，与他们过从甚密，或聚会宴饮，或过访畅谈，或切磋学问，或交流图籍，所有这些，在日记中均有记录。此为中日文化交流之又一佐证。

其三，日记中还保存了许多史料。有些史料为作者所亲身经历，可信度极高，亦可补史传之阙。如卷一之记英、美、日三国用庚款建设文化事业之经过，记北京文化会委员名单之不合己意等。日记中还保存了许多日本史料。如狩谷掖斋之墓志铭、紫式部传、空海传、仲磨传等。尤其是所记丰臣秀次传及其切腹仪式，尤其详细，为胡适所称道（见四卷本胡序）。

前面我们说过，日记有四卷本和九卷本两个系统。而四卷本与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两者是否有差别呢？将两者进行对读，不难发现，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文字上有了一些改动。其一，九卷本前四卷中删除了四卷本中的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二，增加了一些内容，如董康所作诗词、敦煌写本《神龙散颁刑部格》等；其三，部分文字上的略微改动。因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九卷本的前四卷就是四卷本原封的移入。

该书四卷本有戊辰年（1928）董氏自刻本和庚午年（1930）大东书局印本。九卷本则有己卯年（1939）季冬董氏诵芬室重校定本。这个本子在庚辰年（1940）又重印过，重印时增加了傅增湘的一篇序文，并附了《课花庵词》。本次整理，就是以己卯本为底本的。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加新式标点，将原书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必须使用繁体字的，则一仍其旧。个别异体字，也改为通行字。

二、校勘。如原文显系误字，如“使辽”误为“便辽”之类，则径改而不出校；九卷本前四卷文字有误者，则以四卷本校之，出校记；九卷本后五卷有误而不能确定其误者，则一仍其旧，仅出校以存疑。

三、编制索引。日记而无索引，其用仅及其半而已，为此，我们编制了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以方便读者使用。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些材料又难以查对，加之整理者学识浅薄，故错误实属难免。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在整理过程中，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刘晓东先生多所指正，赐教良多，特表谢忱。

王君南

2018.5.1

目 录

点校说明.....	(1)
卷一 上(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至民国十六年 一月十五日)	(1)
卷一 下(民国十六年一月).....	(21)
卷二(民国十六年二月).....	(43)
卷三(民国十六年三月).....	(63)
卷四 上(民国十六年四月一日至二十二日).....	(118)
卷四 下(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	(151)
卷五(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	(182)
卷六(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	(199)
卷七(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229)
卷八 上(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六日) ...	(246)
卷八 下(民国二十四年五月).....	(274)
卷九(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五日).....	(304)
《董康东游日记》跋后.....	(335)
自跋.....	(336)
附录一 四卷本胡序.....	(337)

附录二 四卷本赵序.....	(341)
附录三 四卷本自序.....	(343)
附录四 庚辰重印本傅序.....	(345)

索引

人名.....	(349)
书名.....	(380)

卷一 上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至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
三十日

迟明即起，大雾弥漫，咫尺不辨。自淞隐羁栖书棚，托业丹铅，所入尚足生涯。讵两月前因某公会假名通电一事，速某方之误会，遂回北辙，重理东航。先期托大东书局经理沈骏声为购是日出帆之长崎丸航行券，即冒伊弟玉声之名。范叔之为张禄，古今有同慨也。时避居鸿运旅社，七时许，挚友赵晋卿、李梦驺、陈霆锐、英籍费吴生牧师并少卿堂弟、翁葆之、妹倩先后来寓送行。乃与玉娟握别，娟黯然泣下。余以维持家政、善抚群儿为嘱。偕诸君抵江山码头。大儿哲夫暨徐益斋、聂华甫、侄和宝押送行李先至，在江干株候已久。因邮船戒备素严，非持券不得登舟也。余检点行李，入一等室一二一番。部署稍定，出右舷一一躬谢。骏声亦驰至，斯须别去，复入室休息。十时许始出帆，拍无线电与东京小林忠次郎，嘱其接至神户。小林者，业写真版。余曩时印玻璃版各书，皆其所制，为海东第一名手。昔年眷口侨寓东山，时相往还。余回国后，诸幼赖以调护，无异手足。余一生以影印异书为惟一职志，惟

此书友，印刷业数君始终不渝，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者。午餐与皖中江幸子女士同席。询其名，类日本人。乃知其父官驻日使署秘书，垂及廿年。在神户出生，故命名沿日本风也。

三十一日 晴

客座外悬通告，今日时晷进行一时。因地球圆形，预用东京时晷也。早餐后，赴江女士室谈话，晤学生严、贺二君。严，粤产，在神户营杂货业^①。贺则赣籍，叩以赣役状况，贺言党军至，间阎尚相安。十二时，抵长崎港，发家书。江女士别去。本港大似吾国芝罘，港口微狭，风景至佳，鱼产丰盛。明时即与中国互市，以故华人尤夥。余以光绪壬寅经此登陆，尔后往复，多在昏夜。今凭舷眺望，不胜今昔之感。五时出帆，复拍电小林，告以明日午后可达神户。晚八时，船主以活动写真娱乐。

民国十六年(1927)一月

一日 晴

余于癸亥年在美京度阳历岁。尔时，尚有周子廙、姚仲瑜、梁云山数人。今踽踽一人漂流海上，皆受政潮之影响。然感逝之怀，阳历远逊阴历，习惯之中入深也。早餐毕，入客室写家书。午后二时许，抵神户港。小林偕其次子久仁海岸，至是欢然道故。候税关依次检查，约半小时。适值国恤，廛市俱休业。国旗间以黑带，民人缠黑腕章，或胸缀黑蝶结，女子亦缀黑绢制鬟结。虽在岁首，仍现悲寂之象。五时半，由三子宫乘上行列车，七时半抵京都。乘人力车入油小路御前通长谷

① 四卷本作“伊父于神户营杂货业”。

川旅社。甲子年曾寓此半月，主人似曾相识而讶余姓名之非。九时，神田喜一郎号鬯庵来，出王百谷评本《文心雕龙》相示。此君为香岩翁之孙，深于汉学，洞悉宋元版本，充宫内省图书寮校理。寮中孤本，远在前清天禄琳琅之上。曩以籍隶禁地，无从涉足，今约余至东京时往读其中秘书，可谓不虚此行矣。

二日 晴

清晨，诣小林，见其母堂。小林出玻璃版制北宋本《尚书正义》样本，几可乱真，深服其技术之精。是书为图书寮所藏，有金泽文库印。每半页十五行，每行廿四字。古芬盎然，洵孤本也。偕访内藤湖南。湖南航欧往复，道经沪上，俱获晤谈。至是倒屣出迎，相别又一年矣。乃出藏北宋本《史记》《毛诗正义》二书，俱竹添井井物。昔年曾于小田原访竹添翁见之，今归湖南，不胜艳羨。湖南博闻强记，收藏之富，狩谷掖斋后一人也。《毛诗正义》亦十五行，每行廿五字，与《尚书正义》盖同时刻。缪艺风托岛田翰影录一部，南浔刘翰怡刻入《嘉业堂丛书》。湖南谓中多妄改，且残蚀处俱补录完整，疑所据又一本。余谓仆昔年校大觉寺《文馆词林》，悉复旧观。张石铭刻入《适园丛书》，时艺风掌雠校，悉改从刻本，并有依《太平御览》校改者，殊非校勘家之正轨。湖南复出敦煌遗书影片，约二百余种。中有余未寓目者，恩以每日借携回寓校录，得其首肯，并赠余《华甲寿言》《航欧集》各一册。《航欧集》中有致余一函，沉滞邮程，迄今未达。爰补录于后，以见余二人同嗜也。十二时，访狩野博士，相见握手至欢。猝谓余曰：“读日报，深为公危。但信公硁硁自守，胡今亦时髦伟人邪？”继言日本用庚款兴东方文化事业，方思增补《四库提要》，征询计划。余曰：

“仆于此款夙有管见。至续修四库事，李木斋同年曾一度建议。奈何时局倾扰，修偃无期，无从进行。年来为沪上刘翰怡编辑书目，久蓄此志。补辑之法，宜分为四。一、《提要》所遗及后发现者；二、为《提要》所录，尚非佳本或足本者；三、当时因种族或其他关系禁毁或抑置于存目者；四、乾隆以后人之撰述。关于一至三，余所见约三千余种，第四类则披拣为难。惟此事虽端绪浩繁，三五同志即可集事。延揽多人，必聚讼纷纭，杀青无日矣。”博士案头有冯犹龙评点《西楼记》，前有图六页，未识与汲古《六十种曲》及墨憨斋《楚江情》有无同异，借归校阅。是日发家信。

与董授经司农甲子十月在巴黎作

内藤虎

授经司农阁下：

沪上分手，忽已三月。承嘱新印书署签，旅次匆卒，久未操翰，顷得小闲，乃勉强涂鸦呈览，未知中用否？法国伯希和、英国适尔士二君，弟皆已见之。见托各书，皆递交讫。勾留伦敦五礼拜，英博物馆所藏石室遗书，除《内典》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余种。其尤奇者，有《群书治要》断简二种、唐初法令、西凉建初户籍之属。又有《珠英集》，唐《艺文志》《日本见在书目》所录。中存刘子玄诗数首。弟嘱适尔士影照四十余种，但有未允照者廿余种。《治要》、法令、建初户籍与阁下所录《摩尼赞文》，并在未允之列，洵不知其何故，为之郁闷累日。馆中又藏李文忠、程忠烈与戈登总兵文牍及太平伪诏典制等书，盖多贵国所佚，弟抄录粗完。其余满、蒙文书，则石滨、渊鷺二君为编书目，皆足补东方著录之阙矣。弟明日拟赴柏林，二礼拜

后复还巴黎，涉猎伯氏所搜敦煌遗书。留六礼拜，再还伊国，复由印度洋东归。明春一、二月间，舟过沪上，重叩贵府，当以此游所获奉览，同其欣赏耳。专此肃布并颂著安。虎顿首。

三日 晴

小林邀午餐，并为摄影。湖南送敦煌影片一包。二时，访神田鬯庵。出旧刻数种，内赵松雪为管夫人书《圆觉经》，初印甚精美。邹丽农所辑《倚声集》，皆清初人词，余昔年侨寓东山时所遗失者，今为鬯庵所得。开卷详检，手迹宛然。鬯庵嗜词曲，内李卓吾评《西厢记》，像一页，图廿页，大有陈老莲笔意，向借补入《千秋绝艳图》中。回寓后，狩野博士来谈。见余《西湖二集》，诧为秘籍，借阅携归。是书章回体，有图。是日，寄北京陶心如、东京田中庆函。

四日 晴

校《盛明杂剧二集·有情痴》《曲江春》二种毕，寄沪，并发翁葆之、少卿弟、沈骏声^①、聂华甫、徐益斋各信。《盛明杂剧》为明沈林宗辑，曩曾假王静庵藏本影刻于宣南，嗣在厂肆文友堂获二集廿余种，赓续付梓。比来沪读，从盛氏愚斋图书馆藏本补刻七种。客岁，复以九十金从来青阁购得首册。序、图俱在，刊以行世，无遗憾矣。夜取湖南影片，录三七零四伯希和邸。《刘子新编》六朝写本。二页始寝。按：是书唐志作刘勰撰，陈、晁二家目作北齐刘昼撰。《四库提要》以《辨乐篇》称殷辛作靡靡之音，始为北音，与《文心雕龙·乐府》篇迥异，未从唐志，姑据陈、晁二氏入录，然亦未敢确定为刘昼也。兹卷存《风

^① 声，九卷本作般，今依四卷本改。

俗》第四十六至《正赏》第五十一。《杂剧》尚有三编，为明邹式金所选，凡三十四种。余尝以四十元获其首册，有灌隐人序及自序。灌隐即梅村祭酒别号。图为钱磬室绘，甚精。兹录其序目于后，备有周郎癖者搜访也。

杂剧三集序

造化氤氲之气，分阴分阳，贞淫各出。其贞气所感，则为忠孝节烈之事；其淫气所感，则为放荡邪恶之事。二气并行，宇宙间光怪百出，情状万殊，而总由文人之笔传之。文人之笔，或寓言，或纪实，想像、形容，千载如见。由是，贞者传，淫者亦传。如《三百篇》中不删郑、卫，圣人以为男女情欲之事，不必过遏，词人狂肆之言，未尝无意。贞淫并载，可以为劝，可以为鉴，有其文则传其文而已。汉魏以降，四言变为五、七言，其长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变为诗余，其长者乃至三、四阙。其言益长，其旨益畅。唐诗宋词可谓美备矣，而文人犹未已也。诗余又变而为曲。盖金元之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接。一时才子，关、郑、马、白辈更创为新声以媚之。传奇、杂剧体虽不同，要于纵发欲言而止。一事之传，文成数万，而笔墨之巧，乃不可胜穷也。元词无论已。明兴，文章家颇尚杂剧。一集不足，继以二集。余常闻之，大半多绮靡之语，心颇不然，以此为选家之过也。已而思之，人苟不为名教束缚，则淫佚之事何所不有？有其事则不能禁其传；有其传则不能禁其选。如长卿之于文君，卫公之于红拂，非越礼之事乎？而风流家言，反以为绝好一桩公案，至愿效之而不可得。噫！气运日降，淫倍于贞。文人无赖，诗变为曲。讽一劝百，时势使然。

言之者无罪，选之者岂任过乎？近时多以帖括为业，穷研日多，诗且不知，何有于曲？余以为，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梦，终身颠倒，何假何真？若其当场演剧，谓假似真，谓真实假，真假之间，禅家三昧，惟晓人可与言之。木石邹年兄梁溪老学，宿有契悟，旁通声律。近选《杂剧三集》成，嘱袁子重其索余言。余阅其三十余种，近今名流巨公之笔搜采殆遍。达情叙事，闳畅详明；贞淫错出，各臻至妙。殆真所谓有其文则传其文，可以为鉴，可以为劝也。是其为杂剧也，可以传也。袁子归，其以此言告吾木石可乎？

小弟灌隐人题

小引

《诗》亡而后有骚，骚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而后有词，词亡而后有曲。其体虽变，其音则一也。声音之道，本诸性情。所以协幽明、和上下、在治忽、格鸟兽。故卿云歌而凤凰仪，琳铃作而马嵬走。夫子删《诗》，曰《雅》《颂》各得其所，然后乐正，未尝分《诗》、乐为二。其后，士大夫高谈《诗》学，不复稽古，永言和声之旨，遂专以抑扬抗坠、清浊长短责之优伶。淫哇相袭，《大雅》沦亡，而五音、六律、九宫、十二调，渐作广陵散。虽以铁崖之才、酸斋之学，不得与王、白、关、郑辈并驱争先。而张打油、胡钉铰，几几乎厕足词坛，亦可哂矣。自宪府先庶王康嗣和，士大夫始知章甫端冠外，别有此一种风流教化。于是有词隐先生起而主持风雅。明阴洞阳，引商刻羽，争衡于调之全半，较辨于板之寸分。穷工极巧，究竟自然。嗣后，作者波属云委。司马标秀于新安，玉茗称雄于江右。山阴

以瑰奇自异，苟令以尖冷鸣新。娄水王、吴，痛快与浓丽急驱；吴江沈、孟，隽永与纵横竞爽。究其所得，各擅专长。迩来世变沧桑，人多怀感。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写其击壎、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云璈叠奏，玉屑纷飞，以至字忌重押、韵黜互犯。固足踵元人之音、夺前辈之席矣。然而，北曲、南词如车舟各有所习。北曲调长而节促，组织易工，终乖红豆。南词调短而节缓，柔靡倾听，难协丝弦。又全部宏编，意在搬演，不重修词。临川而外，佳者寥寥。不若杂剧，足以极一时之致。辟之狭巷短兵，杀人如草，东坡所云数尺而有干霄之势者，令人目眩眉飞也。幽居无事，邮筒往来，得若干种，先梓行之，用公同好。或有桃花扇动，竹叶尊开。黛蝉春山，蟠呈皎雪。低徊宛转，顶叠关生。如香雪卷雨，寒玉嘶风。欲歌，欲泣，欲眦裂，欲魂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倘亦小雅之志、风人之遗乎？忆幼时侍家愚谷老人，稍探律吕。后与叔介弟教习红儿，每尽四折，天鼓已动。今风流云散，舞衫歌扇，皆化为异物矣。是刻亦过雁之一鸣也。为之三叹。

辛丑秋香眉主人邹式金题

目录

通天台灌隐主人	临春阁吴梅村	读离骚尤悔庵
吊琵琶尤悔庵	醉新丰茅孝若	苏园翁茅孝若
秦廷筑茅孝若	金门戟茅孝若	闹门神茅孝若
双合欢茅孝若	半月臂南山逸史	长公妹南山逸史
中郎女南山逸史	京兆眉南山逸史	翠钿缘南山逸史